

大众心理研究的开山之作

乌合之众

The Crowd

彻底讲透心理学，揭示群体心理真相的巅峰巨著！

〔法〕古斯塔夫·勒庞 / 著
海哲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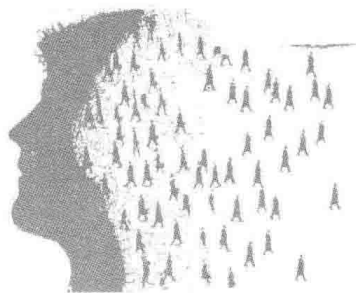
揭穿盲目、狂热和非理性行为的经典之作！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乌合之众

〔法〕古斯塔夫·勒庞 / 著
海 哲 /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 China Zhigong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合之众 / (法) 古斯塔夫·勒庞著 ; 海哲译. --

北京 :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145-1013-3

I. ①乌… II. ①古… ②海… III. ①群众心理学—
研究 IV. 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51927号

乌合之众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著 海哲 译

责任编辑: 宋修华 卜艳明

责任印制: 岳 珍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100号住邦2000商务中心1号楼东区15层

邮 编: 100025

电 话: 010-8586987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28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作者前言

下面先探讨一下群体的特征。

一个种族的特征是由其个体特征集合而成的，而个体的特征则是通过一代代流传下来的。然而，调查分析证明，一旦种族中的某些个体聚集起来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仅从他们聚集成群的这个事实来看，这些个体存在着某种新的心理特征，而这些特征都可以看作是种族的特征。如果细细考究，为了区别于原有的心理特征，这些新的特征有时候还会被划入一个新的类型中。

在种族生活中，聚集成群的群体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这种现象在以前都被认为成不了大气候，从未像现在这般的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如今，有意识的个体行为已经开始代替无意识的群体行为，并且这已经演变为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对于群体带来的这个棘手问题，我一直在以一种纯科学的

方式进行探究。所谓纯科学的方式，就是在不受外界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的影响之下进行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如果要解决一种会引起激烈争论的案例，就像我刚刚提及的那种有意识的个体行为案例，这种纯科学的方式是一种用来探讨和研究真理本质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如果一个科研工作者在查证一种现象时，不能兴致勃勃地融入到他的研究对象中，那么其查证结果就会有失公允。最近，著名思想家M. 葛布利特·德·奥勒维拉（M.Goblet d'Alviela）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指出：“我有时会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我提出的观点跟其他学派的观点都是不同的，而我也并属于这众多的现代学派当中的任何一个。我希望，这个新的研究报告可以提供给大家一种类似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因为一旦站在某个学派的角度来分析问题，那么所有的观点和论据都会朝着这个学派的倾斜。”

通过对历史事实进行缜密的观察，我得出了一条规律：任何事物都是由简单逐渐发展为复杂，社会有机体也是一样，正在一点点地复杂化。最愚蠢的做法就是，人类利用自身的力量去迫使大自然突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时候，大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让人类施以的改变，而且这种方式并不比人类所采取的方式逊色。从这一层面上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民族迷恋于大刀阔斧的改革更致命，不管这些改革在理论上是多么完美。若一定要说这些改革可以派得上用场的话，那就是它们能够在瞬间改变一个民族的智慧。然而，拥有这样的力

量却需要经过岁月的洗礼。人类一直受信念、情感和风俗的支配，这些就是人类自身的本质。而体制和法律都是人类性格的外在表现，也是人类对外界事物需求的一种表现。由于人类性格的局限性，体制和法律从不会轻易改变其本质属性。

我们在研究这种社会现象时，绝对不能脱离民族，因为民族的存在是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从哲学的角度上看，这种现象应该是一种绝对价值，但实际上，它们的存在只是体现了一种相对价值。

因此，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我们要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与思考问题。从这个层面出发，那就存在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是完全相反的。前者可以说是没有数据可循的，即便是涉及物质性的层面，很多时候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都不大。从绝对事实的层面来看，一个立方体或者一个圆形都是不可改变的几何体或几何图形，都是由特定的方程式来硬性规定的。但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它们给我们的感觉却是可以进行任意变形。我们会认为，立方体可以变为一个角锥体或者一个正方形，而圆形可以变成一个椭圆或者一条直线。另外，这些虚构的图形比它们自身的形状要有意得多，因为正是人类对这些虚构图形有过思量，才把它们变为可见的现实，或者以影像的形式将它们复制出来。从某个角度来说，虚构的事物比真实的事物蕴含更多深刻的哲理。如果想要通过事物本身的几何形状来准确无误地展示的话，

无疑会扭曲其本质，或者难以辨认其本来面目。想象一下，如果人们要了解一个事物，只能复制或者拍摄而不能亲手触摸的话，那么很难对事物的形状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同样的道理，对于一种研究模式的知识，如果只是极少数的研究者明白，而其他人都望而却步或者一头雾水的话，这会影响到其自身的可读性。

有一点需要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们牢记：在获取理论价值时，也要注重对实践价值的积累。而后者正是我们在研究人类文明进程时，所要格外关注的核心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了解与认识实践价值的过程中，一切要以逻辑思维为先，一切事物都需要通过谨慎思考才能下结论。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其他动机，它们就像事先准备好一样，哲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时常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正是如此，人类无法在整体上把握与预示它们交互影响的结果。此外，一些显眼的事实背后往往暗藏着成千上万不易察觉的原因。这些显而易见的社会现象，似乎都是由一些漫无边际且无意识的社会活动造成的，一般来说，这些社会活动往往不在我们的分析范围。也许对于这些可感知的现象，我们可以用波浪来形容：它虽然是海洋表面的一种现象，事实上却是隐藏在海洋深处的其他事物在作怪。就群体聚集这种行为来看，它本身是一种异常低级的精神状态。但是，这种群体聚集的行为中似乎存在着神秘的力量，这些力量就是被

先辈们一直称作命运、自然或者造物者，也是我们称之为死亡之音的东西。也许我们能够忽视这些东西的本质，但却无法跨越这些力量。有时候一个民族似乎正是由一些内在的力量在引导。比如，有什么能比语言更复杂、更具逻辑性、更不可思议吗？但是，如果追本溯源的话，关于语言这种具备组织性的产物的崛起，它们除了跟无意识的群体行为有关，还有其他的起源吗？那些最具学问的专业学者以及最出名的语法学者，除了能够记录语言的规律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不一样的研究呢？毫无疑问，这些观点都是从那些孤立的头脑中衍生出来的，但是这难道就不是群体的智慧吗？这种智慧就像集腋成裘的灰尘一样，最终演变成了喷涌流动的土壤。

毋庸置疑，群体的很多行为通常都是无意识的，但是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往往会成为其最具优势的力量之一。事实上，唯独生命是受本能的行为支配，这些行为以其不可思议的复杂性令我们感到震惊。理性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逐渐习得的一种属性，是一种有待日臻完善的事物，因此它不仅不能为我们展示无意识行为的规律，而且在某一天它还会被其他事物所替代。在人类的行为当中，无意识的那一部分都是漫无边际的，而由理性支配的部分却非常有限。因此，这种无意识的行为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在一个狭隘而安全的领域里研究科学，并让科学给我们带来知识之光，而不是在一个模糊而无用

的猜测里无所事事的话，我们必须要把那些通俗易懂的现象记下来，然后站在群体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研究报告中的每一个结论，通常都被称为预想的结论。因为我们用肉眼看见的现象背后，存在着的都是运用我们本能就可以看清的其他现象，而也许后者中又隐藏着一些我们根本无法看清的现象。



引言 乌合之众的时代	001
------------------	-----

第一卷 群体心理

第一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	014
第二章 群体的情感和道德观	027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和想象力	055
第四章 群体信仰的宗教思维形式	068

第二卷 群体的观点和信念

第一章 影响群体观点和信念的间接因素	078
第二章 影响群体观点的直接因素	103
第三章 群体领导者及其劝说的手法	119
第四章 群体信念和观点可变性的局限	141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和描述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156
第二章 被称为犯罪人群的群体	161
第三章 刑事陪审团	166
第四章 拥有选举权的群体	174
第五章 议会	185

引言 乌合之众的时代

现今时代的演变，或者说文明中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国民思想变化的结果。国民思想又被誉为现代的群体力量信仰，它改变了欧洲国家的传统政策，并且展示了群体阶级崛起的过程以及群体施展权力的方式，这些都是群体力量发展的必要结果。从这个层面上看，群体的出现绝非破坏的代名词，群体的共同施力作用使得许多衣衫褴褛的民众消失了。因此，群体心理普遍被忽略的这个问题应当被提上议程，让立法者和政治家们对其重要性共同进行探讨和研究。

很多时候，大动荡的剧变都是在文明出现剧变之前发生的。譬如罗马帝国的倾覆以及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它们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它们有这样的命运似乎都要归咎于政治改革，外族入侵或者是王朝的瓦解。但是，我们需要多加注意的是，通过对这些事件进行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表面上引起这些事件的

原因其实背后还藏着一个更为惊人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往往是最原始和最致命的，那就是民族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真正震撼我们心灵的历史剧变并不是先辈们的丰功伟绩或者暴力制裁。文明复苏中出现的种种影响，唯一的重要改变就是那些影响着群体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的改变。历史当中记载的事件往往都跟人类思想发生的内在改变有关，正是出现了这些内在变化，那些外在的显而易见的改变才会随之而来。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如此罕见的原因是，一个种族之中没有任何东西会比他们世代相传的思想更坚不可摧。

人类的思想在新时代中处于一个临界点，那就是它们正经受着一场变革的洗礼。

这场变革起源于两种基本因素。一种是我们文明赖以生存的要素，主要指的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另一种则是在现代科学和工业发明之下出现的那些完全新式的生存和思想环境。

过去的思想即使已经有一半遭到破坏，但依然具有威慑力，而代替它们的新思想仍然处于演变进化的过程中，新时代就是代表着一段过渡以及无政府状态的混乱时期。

我们很难判断出这种注定混乱不堪的时期会演化出什么。这个时期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会从旧社会中继承到什么样的思想，什么的思想会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正统思想，等等。目前我们对此一概不知。而如今众所周知的是，无

论未来社会依靠何种标准进行组织，它们都将需要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现代生存的统治力量一样重要，那就是群体的力量。之前有许多相关的理论被提上议程，这些当权政府的学说都在众多学派的讨论中被一一剔除掉，原因要么是因为当今的它们失去了理论的效力而逐步走向衰落或者是惨遭淘汰，要么就是在接二连三的革命当中被废除掉。唯独一种力量——群体的力量历尽沧桑而永葆青春，并且似乎有吞并其他力量的势头。当我们那些古老的信仰正摇摇欲坠并稍纵即逝的时候，当一个社会的古老支柱正让位于其他事物的时候，群体的力量是唯一一种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力量，它也是一种继续声名大噪的力量。实际上，我们将要进入的这个时代就是群体的时代。

仅仅一个世纪前，欧洲国家的传统政策以及主权国家的斗争都是引起其他事件的主要因素。当时，群体的看法几乎都被忽略掉，实际上它们很多时候都不会在应用过程中被采纳。如今，那些过去在政治上获利的传统以及统治者个人的看法和斗争都被搁置到一边，相反的是，群体的声音已经成为压倒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的存在，国王的权力才会受到限制和监管，而国王此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时刻记住这种声音的存在。现在，民族的命运都掌握在群体的手里，而不是议会的首脑手里。

群体阶级进入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实际上它们的改革已经取得长足性的进展，它们已经化身为管理阶级，这也是我

们这个新时代的过渡时期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曾经有人认为，引入的普选权应该是这种政治权力交接过程当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但是这种权力经过长期执行后却发现效果微乎其微。首先，群体力量取得长足性的进展是因为某些思想的传播，这些思想后来慢慢地移植到人们的头脑中，而后通过个体之间关系逐步演变为理论的概念。正是通过这样的联系，群体才开始获取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思想，而倘若这些思想在理论上算不上最公正的话，那它们总是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阐释，这样一来，它们就获得了一种意识上的优势。在当政者一个个屈服之前，群体总是像辛迪加那样的垄断企业一样联合起来；他们也会建立工人联盟，即使所有的经济法律都有限制工人及其薪酬的倾向。他们也会进行政府性质的集会，但那里的代表通常都缺乏主动性和自立性，并且这些政府性的集会一旦选出其委员会的代言人之后，它们都不会进行机构的简化。

如今，有关群体力量的理论正一步步得到强化，并且由于现在它已经完全成为摧毁社会存在的一把利器，这时有人提出，这种力量可以追溯到原始的共产主义，因为它是文明曙光来临之前人类全部群体的正常状态。限制劳动的时间，将煤矿、铁路、工厂以及土地国有化，平均分配所有的产品，为了群体阶级的利益而消灭上层阶级的利益等，诸如此类的都是这种理论的组成部分。

相反的是，群体在没有大幅度改动这些理论的情况下迅

速地作出回应。于是，他们目前的组织以及他们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那些新生的教条里面都包含着旧式的教条力量，也就是说，那些专制和主权力量都已经没有了商量的余地。群体神圣的权力正准备接力国王们的神圣权力。

倾向于中产阶级的作者，他们都是自身狭隘意见的最好见证者，他们的观点具有局限性，他们的质疑只停留在表面，以及他们有时候会出现过度自大，总之，他们对这些新生的力量架起一种时刻防守的态势。并且，他们自诩正努力扫除面前的阴霾，那就是与人类思想中篡乱的那一部分作斗争。他们采取的斗争方式就是通过教会的道德力量来宣誓他们的主权，而这种力量却让他们的声称如此地狼狈不堪以及备受歧视。他们告知我们科学已经不复存在，嘱咐我们要带着赎罪之心重回罗马，并且时刻提醒我们那些已揭示的真理的教义。这批新的皈依者忘了他们已错过了亡羊补牢的最佳时刻——一切都太迟了。他们在受礼的时候是否真的有被以礼相待呢？我们都知道，如果追随者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即使他们被宗教信仰者以礼相待，他们接受到的思想影响绝对没有信仰者的程度深刻。群体都在批判现世，而这就是上帝的追随者们批判的昨天以及推波助澜想要毁掉的世界。这里根本没有力量，没有上帝也没有人类，更别提有覆水可收的力量。

这里不曾存在科学已经丧失的事实，并且在当今的知识无政府状态当中，科学根本无用武之地，更别提要在这种混乱

时期把它运用到新力量崛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去。科学曾承诺会带给我们真理之光，或者是赋予人类智力可以接受的科学相关知识，可是，它从未许诺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以及幸福。于是，我们对主权漠不关心，我们也未曾因为失去它而悲恸。事实上，我们都应该为科学而奋斗终生，因为幻想一旦摧毁之后，任何事物都无法对其施展还魂的妙手回春之力。

在所有的民族当中，那些显而易见的普遍特征已经向人类展示了群体力量的迅速崛起之势，同时它也在与人类的一种猜想进行着不懈的抗争，那就是，这个民族注定早日走向衰亡。而对于人类而言，无论上天为我们安排什么样的命运，我们都要接受。任何反抗它的理由到头来都只是一派胡言。当然，群体力量的出现可能是西方文明进程的最后阶段之一，因为这个过程完全见证了那些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而这种状态通常似乎都是一个新社会诞生之前的景象。但是，这种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吗？

到目前为止，一个摇摇欲坠即将崩塌的文明必然伴随着全面性的破坏，而这就是其留给群体的最亟待解决的任务。实际上，解决这一遗留任务的眼光决不能只停留在今天。历史告诫我们，从一个文明失去它赖以生存的道德力量那一刻起，它在瓦解的最终阶段总会伴随着一些无意识和残暴的群众活动，而对于这种活动，我们总有足够的理由称之为野蛮人的行为。